

(珍藏版)

林彪之谜

中卷



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百万字宏篇巨制的描写林彪传奇一生的景画面的长篇传记。本书公正、客观、完整、血肉丰满地写了一个不是鬼，不是神而是内心世界丰富复杂，人生命运诡跌宕，军事才能卓著超群的人：林彪。并通过写林彪这个人出了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共和国成立和建国后的历次大的路线斗争及围绕这些斗争中的各人物的命运及关系。写出了在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密切而微妙的发展变化。

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林彪

新疆人民出版社

林彪之谜

刘静田 编著

(中)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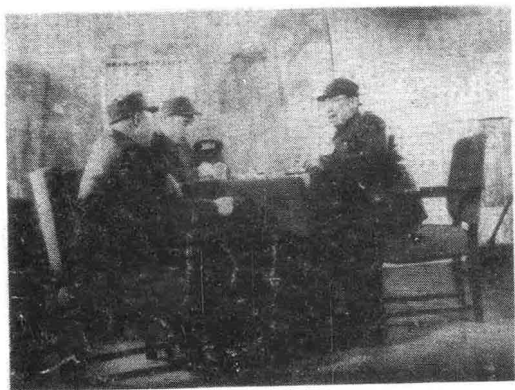


林彪在抗大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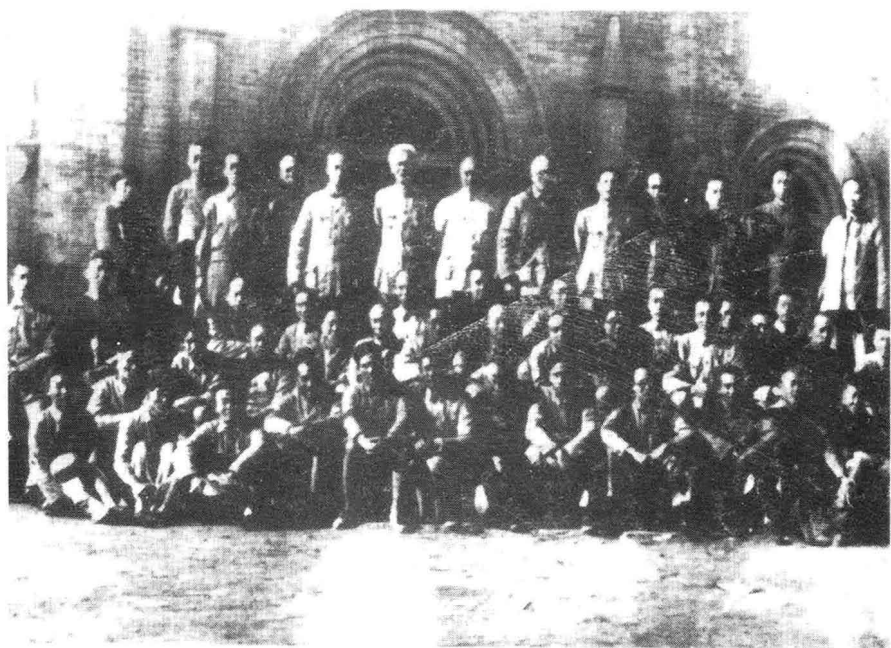
林彪在前线指挥作战

一九四九年一月，林彪与罗荣桓、聂荣臻在平津战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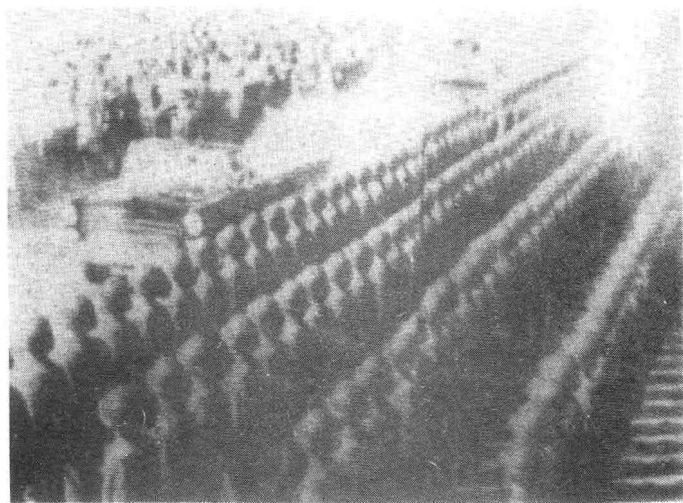
林彪（前第一人）和副师长聂荣臻（前第二人）率部前进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合影。左起，第1排：贾拓夫、高岗、朱德、张文彬、曾山、黎玉、刘少奇、博古、萧克、项英、谢觉哉；第2排：程子华、关向应、彭德怀、余特立、成仿吾、潘汉年、徐海东、杨尚昆、萧劲光、罗瑞卿、李维汉、朱理治；第3排：李富春、郭述申、孟庆树、高文华、邓小平、彭真、王明、王稼祥、周恩来、冯文彬、滕代远、李昌；第4排：曹轶欧、柯庆施、康生、罗荣恒、吴玉章、林伯渠、贺龙、张闻天、陈云、刘子久、林彪、张浩、毛泽东。

辽沈、平津战役中春风得意的林彪



1959年10月1日,林彪元帅检阅部队



抗战时期林彪与美军杜特洛上校在一起



林彪、聂荣臻、罗荣恒在前门箭楼上检阅入城部队



1949年3月毛泽东和林彪在北京



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林彪



林彪、叶群和林立衡(豆豆、前左)林立果(前右)。



日战争时期，一九四四年林一家，叶群、女儿的合影。



前排从右至左：

叶群、林明卿(林彪之父)、林宝珠(林彪姐姐)。后排从右至左：

林彪、陈慕林(林宝珠之女)、杨甫(林宝珠女婿)林父前左两个小孩都是杨甫子女。



林彪、罗荣恒在指挥
辽沈战役。



任弼时、聂荣臻、林彪在一起



红军时期任军长的林彪

第八章 辽沈战役

“兵进我退，敌被我打，敌退我追，打时仅能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自古的英雄豪杰都是能因地制宜，帝王将相哪里天生有种，还不是时势造英雄？这英雄的命都是拾来的！”

一、四平得势 痛击锦州

月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战争的轮子在黑土地上悄然而迅疾地转动起来。

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一支支大军象奔腾的急流在金秋的夜色中涌动。搅拌着汗味和汽油味儿的尘雾，在弥漫着醇酒般的谷香的大地上，扯着一条条看不见的长龙。

1945年9月12日，震惊世界的战略大决战的枪声，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

11纵由建昌营出发，攻克昌黎、北戴河。

热河独立4、6、8师，攻克沙后所，绥中。

4纵、9纵从台安、北镇出发，插向锦州和义县之间，3纵和2纵5师由西安乘火车南下，接替4纵、9纵包围义县。

4纵急转南下，攻克兴城。

7纵攻占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锦西与锦州联系。

第八章 辽沈战役

8纵、9纵主力，占领锦州外围要点白考虑屯、帽儿山和紫荆山。

至此，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被切断，各点之敌一概被分割。

9月13日至16日，1纵、2纵、5纵、6纵、10纵和炮纵主力，分别由九台、平岗、清源、伊通、开原、四平等地，进至锦州以北和新民以西地区。

10月1日，3纵、2纵5师和炮纵主力，攻占义县。

大军逼近锦州城垣。

翟文清老人，这时也是指导员了：

从西安上火车前动员，没说到哪几去。“练好兵，打长春”，满脑子都是“长春”还用问？闷罐咣当了一夜，下车队员步行，方向“西南”。大家懵脑的，说这是什么地方呀？一问，说是到了阜新。大家说，不是打长春吗？怎么跑这来了？战士们问我，我哪知道呀。有人还以为我是保密呢。

黄达宣老人，当时是副连长：

部队往南一扭头，大家心里就有数了。走了10多天（除3纵、2纵5师和炮纵车运外，所有南下部队都是徒步行军）。白天睡，晚上走，每晚80里左右。晚上行军好，防空，保密，还保健——凉快。四天后动员，说是到北宁线上打仗。北宁线那么长，也不说是到什么地方。过大凌河不久，脚下就绊上敌人尸体了。是8纵在前边打的。

刘学友老人，当时是师组织科干事：带的粮食，不到一星期就吃光了。当兵，要打仗。老百姓都跑了，什么吃的也没有。过大凌河前，在秃老婆店弄到些喂牲口的黑豆，炒了，“喀嘣喀嘣”吃个肚儿圆。过河凉水一激。可糟了，全拉稀了，一直拉到锦州。枪一响就不拉了，比“痢特灵”还灵。

王继武老人，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军区独立2师6团副团长，当时是9纵27师作战科参谋：

南下前住在沟帮子，练半个月夜行军。每晚几十里，过大凌河再回来，全副武装，每人40斤左右。体质差的，心眼多点，就悄悄轻装，把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塞在老乡柜子底下。结果，9月12日晚上，过了河再没回来。

原副总参谋长净仲川老人，当年是“东总”作战科参谋：

战斗打响前，南下部队电台一律保持静默。各纵和师都在原驻地留下部队，继续按部就班地收发报。各部队南下，都是“东总”派人通知的。我去西安通知的3纵。铁路局准备好车辆，何时出发和目的地，都不知道，有的师出发了，纵队还不知道。南下部队夜行晓宿，北边围困长春部队也在紧张动作。白天向长春进逼，晚上再悄悄撤回来，造成一种打长春的声势，迷惑敌人。多保密一天，就争取一天主动。

几位当年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说，开始南下时，连他们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

辽沈战役这样大的行动，战役开始前竟未开会布置一下，连纵队怀念都蒙在鼓里，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有首歌唱得挺响，叫《林总命令往下传》说那时林彪的威信不是唱出来的，是胜仗连胜仗打出来的。崇拜得觉得怎么都行，反正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能打胜仗。

利德尔·哈特说：“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

大军南下，国民党也不是没有察觉。飞机侦察和各地情报部门，都向“剿总”报告了共军动向。“剿总”侦探机构却振振有词：共军电台都在原地未动，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科学？

“科学”好，事实也好，从沈阳“剿总”到锦州指挥所，大难临头

第八章 辽沈战役

了，还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麻木和昏乱之中。不然，范汉杰夫妻感情再好，大战行将爆发之际，也不会把夫人接来经受战火洗礼，弄得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位孙女，比23年后叶群在山海关仓惶出逃还狼狈万分。

大豆摇铃欢歌，玉米咧嘴傻笑，高粱和稻穗沉甸甸的摇头晃脑，干枯的叶子在风中哗哗抖动。有的一片片割倒了，裸露着大地黑色的肌肤。有的割得一沓儿一块的，有的只在田头割了几刀。山包一个个割得沟沟道道、坑坑洼洼的，象被理发师恶作剧地胡乱推了几推子的脑袋。

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还产梨。绥中白梨蜚声黑土地和黄褐色的华北平原，如今还远销国外。苹果红了，红得象喝醉了高粱。白梨黄了，黄得象金灿烂的玉米、大豆的稻谷。性急的掉在地上，任鸟啄虫啃着。

果香和谷香被火药味淹没了，战火把庄稼人赶跑了，把他们赖以活命的一年心血和希望，丢弃在旷野里。

庄稼院出来的庄稼汉，看着这些是不能不产生联想的。

可现在来不及联想。

除夕夜，满城满乡鞭炮齐鸣，主题是迎接“赵公元帅”。共产党人在北宁线和环绕锦州的几十座城镇乡村，把枪弹炮弹焰火般射向来日的天空和大地，可不仅是为了一个“赵公元帅”。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白老虎屯。

白老虎屯，位于锦州北部两条公路交叉点上，距锦州只有4公里。向北能被围困在葛文碑、薛家屯敌暂22师退路，向南可以抗击城内出援。9月24日夜，9纵25师73团1连冒着蒙蒙细雨，象把尖刀穿透30多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插到这里。构筑完工事，抹把汗水，晨光曦微中，送来了城里敌人慢慢悠悠起床号。

对于这种视国军如无物的行为，范汉杰从感情到理智都是难以容忍的。

16个小时，15次猛攻。野马式在空中窜上冲下，最多一次出动6架。坦克在地面逞凶，由3辆增加到6辆。几十门大炮集火射向，炮弹一排排倾泻到这块弹丸之地。兵力由连而营而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上去下来，硬是拔不掉只有两门60炮的1连这颗钉子。

——打坦克后边的步兵！

——打戴大沿帽的！

——打机枪手！

赵俊生一挺机枪前，倒下了多个排。

神枪手灶广生，两支步枪一支冲锋枪轮着打。小炮班炮弹打光了，他压了弹。30多敌从象豆捆似的，横七竖作倒在阵地前的豆地里。

1排副排长王得福，2排长吕绍德，8班战士姚尚云，在阵地上只剩一个人时，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

一个团敌人伤亡近半，1连只剩下37个人了，弹药也不多了。

指导员田广文说：同志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阶级兄弟。我们要团结一心，准备最后的战斗！田广文把连队花名册和入党志愿书烧了，连长陈学良把望远镜拆了扔进炕洞里，两个人又把手表砸了。小炮班把两门炮拆开，四散扔掉。司号员烧了号谱，通信员烧了联络旗，给养员烧了300多万元菜金。

大地在脚下颤抖，火焰吞噬着村庄。太阳炙烤得受不了了。焦头烂额地栽进地平线下面。

火光映照着一张张没了模样的脸膛。

不知道哼起了《狼牙山五壮士歌》：

棋盘陀，半崖高，

壮干的血花红！
勇敢的八路军，
五个好英雄！

……

37 张喉咙同声合唱。

从那时起，1 连就有了一支自己的歌：

秋风横扫落叶黄，
尖刀插进敌胸膛。
白老虎屯打恶仗，
死打硬拼不退让。
无敌三十六勇士，
烈火之中高声唱。

……

这支《“白老虎”连歌》，一直唱到现在。

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战略上的，两个战术上的。

后两个问题都出在 8 纵。

一个是前面写了一笔的没有及时封锁机场，让刘亚楼骂了句“吃草的”（电报没发，被罗荣桓制止了），任务也让 9 纵抢去了。

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先锁哪个，对于这位当年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是不必先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有的老人说他能打仗，很有一套，就是当年“举错了手”，投了张国焘的票，受了打击，心有余悸。这余悸“余”了 14 年，似乎有点过长。看来这个问题只有他本人能够解答，但他已经不在在了。

9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 9 纵控制了机场“毁机五架”。同时批评 8 纵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毛泽东都有话了，8 纵压力很大。

8纵紧急召开常委会，决走将毛泽东和“东总”批评电报转发到团。让各团党委立即讲座表态，坚决打好下一仗。

这边正攢着劲儿准备雪耻，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

10月6日夜，23师68团副团长韩枫（离休前为第二炮兵某导弹基地司令），率3营打下小紫荆山后，麻痹大意，下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8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一个反击，把阵地又夺了回去。

南京《中央日报》迅速作出反应：《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没及时封锁机场，耽误了两天，使敌人空运锦州两个团。若再耽误两天，空运两个师，整个攻锦计划也许就不得不改变了。而丢失小紫荆山，部队不好运动，进入不了攻击地域，也会影响攻锦部署。

8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

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68团。当年8纵的老人说，邱会作有水平，有派头（很多老人谈到“林罗刘”和他们的司令和政委时，都喜欢用这句话），很活跃。到68团，就如今全团干部战士和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进行动员，训话。在山坡下野地里，讲了不到20分钟，噱里咯喳，没一句废话。讲明天拂晓后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然后当场宣布，将68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8连连长枪毙。说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把骑马的）。韩枫在下边说了句：无官一身轻。邱会作听见了，说：一身轻？你给我背大锅去！

邱会作就在68团等着，夺回小紫荆山才走。

头发几乎全白了，眼角和眉心的纹络深且密，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使纹络愈发深而密。1.70米以上的个子，是那种“有钱难买老来瘦的”瘦。穿件黑蓝色中山服，一条海军蓝的确良裤子。一双东北人称之为“二棉鞋”的蓝呢敞口轻便棉鞋。走动时，双手有点象鸭子似的微微向后摆动。